

突尼西亞志工行

文・圖／張馨心（外文系四年級）



我（右2）和我的工作夥伴們。



孩子們展示他們的童心之作－石頭彩繪。

學期初看到宣傳海報，當下決定給自己一個不一樣的暑假。參加了由國際學生組織發起的海外志工計畫，本想以東歐國家為志願工作地，但在因緣巧合下我卻來到北非的突尼西亞。

突尼西亞是個伊斯蘭教國家，官方語言是阿拉伯文，不過曾為法國殖民地，因此法語在當地也十分通用，一般成人都是雙語混用。反倒是英文並不那麼流行，多半是大學生才可以較無礙的以英語和外國人溝通。

雖然6年前我已去過同在北非的埃及，但當時我是以觀光客的身份造訪，10天的行程比較像是走馬看花；今年暑假身為一個志工，我將在突尼西亞停留6個星期，初到此還是有很多事要適應。

我參加的計畫是突尼西亞北部某一分會策畫，對象是當地小朋友，內容分成兩部分，一是

和聽障兒童協會合作，另一個則是到一家兒童暑期補習班工作，我被分配到後者。

第一週是我們的準備週，除了結識來自世界各地一起參與這項計畫的大學生外，我們忙著適應當地炎熱的氣候、熟悉他們的文化與生活方式。當我自認為準備好，從原暫居的城市比塞大搬到工作地那布爾的公寓、期待接下來一個月要為小朋友帶來歡樂和助益時，我天真的忽略了一個大問題。

工作第一天，我遇見了許多可愛的小孩，從5、6歲到13、14歲的都有；認識了年輕、有熱情的教師們。在他們眼裡看來，我可能是因為剛與他們接觸而顯得羞澀不多話。我承認自己和不熟悉的人相處時會有點害羞，但我那天特別安靜是另有原因的。

經一個多禮拜的工作後，我和其他5位工作夥伴回到比塞大休息幾天，分會的計畫負責人趁機私下告訴我們，他們收到的抱怨：我們不夠活潑、不夠積極…，總之就是不符他們的期待和想像，就如在臺灣我們總對外語補習班的外籍教師抱有一定的幻想。

其實為了回應他們的熱情，我也希望盡全力為小朋友帶來最大的幫助，可是從第一天開始我便為溝通上的問題所困。在國外英語是我主要溝通的方式，夾雜著初級的法文，還能勉強和補習班多數的老師做基本的溝通；但如果某老師想和我討論教學的計畫，恐怕加上比手畫腳也不夠用。更何況不會阿拉伯文的我在面對只會講阿拉伯語的小朋友時，無法用語言安撫小朋見到陌生人的羞怯、無法傳達我想教他們的東西，甚至只是下課時間照顧小孩、陪他們遊戲也變得困難重重。有些親切可愛的小朋友急切地想和我分享一些小祕密，在他們興奮地一陣嘰哩呱啦之後，我通常只能微笑地用法語回答：「對不起，我聽不懂耶！」這裡的孩子要到10多歲才能用簡單的法文溝通，我只碰到一個會簡單英語會話的14歲女孩。文化背景的差異加上孩子們符號語彙還不成熟，比手畫腳的溝通也常出現問題。

在和教師們沒辦法事先溝通合作內容、與小朋友無法有效互動之下，我們便常常處在不知道

能幫什麼忙的無所事事狀態下。不只他們不滿意，我自己也非常難過。千里迢迢坐了29個小時的飛機來到突尼西亞，就是希望能有一點貢獻；然而在組織提供良好的吃住條件下，我卻沒什麼貢獻和作為。

後來再次回到那布爾的工作崗位，我積極在美術課、法文課及初級珠心算課上，以親身示範做一步、再請他們重複一次的方式，努力地當一個好的小老師；下課時努力逗孩子開心，不惜開口以破嗓子唱臺灣兒歌；甚至在小朋友的簿子上寫下他們的中文譯名以做紀念。但從最後一天他們送我離開的眼神中，我沮喪地感到自己的無用。

當國際志工不比出國旅遊，旅遊者即使只會簡單的英語，靠自己依然可以快樂出遊，如大陸一對環遊世界的老夫婦。當志工，無論是在異地或是國內，和合作者和被服務者的溝通是非常重要的，這樣才能有效的運用志工的能力解決問題或滿足需求。我當初就是因為忽略了溝通的重要性，天真地以為愛無國界所以語言不是障礙。就假日和其他當地人相處得經驗來說，這點倒沒有錯，我和寄宿家庭不會英語的父母依然可以愉快互動；但在工作時，問題便一一浮現了。

然沮喪歸沮喪，我不會因此放棄再次當國際志工的想法或機會。只不過下次，我會從這6週的經驗中汲取教訓，做更萬全的準備。📖



沙漠中的夕陽。太陽光照在地球每個地方，我也期待自己的愛揮灑在奈及利亞。



當地的建築充滿阿拉伯風情。



補習班的老師和小女孩，爛漫的笑容，多少撫慰了我此行的挫敗感。